

參賽類別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    (請勾選)
作品名稱	317-阿育
<p>317 阿育是我在立可帶芯上寫了無數遍的名字；是我現在聽到他人提及還是會在意的人；是認識了一年，國中三年卻怎麼也無法淡忘的學長，但直到現在，我還是不確定到底有沒有愛慕過這位曾在直排輪場上叱咤的少年。</p> <p>梧桐樹上聒噪的蟬鳴，回憶起了那個夏天……。還記得第一次社課正值梅雨季，雨嘩啦啦地使整座城市的空氣瀰漫著柏油路被烈日曝曬後的味道，周圍又潮濕又悶熱，想當然我們戶外的訓練場地也積滿了雨水無法使用，於是只好到附近學校的穿堂練習。初來乍到周圍沒有熟悉的人，哥哥向來不喜歡在公眾場合與我相認，早早丟下我與朋友聊天去了，就在我正緊張的無法將那大腳丫子套進新直排輪鞋且急著滿頭大汗時一個身影映入眼簾，身高大概一米七五勻稱的身材中帶點肌肉線條，漆黑的短髮乾淨俐落，這更凸顯出他臉上輪廓的稜角，有著濃密的眉毛、烏木般的黑色瞳孔、高挺英氣的鼻子，健康的小麥膚色在他露出潔白的牙齒時形成強烈對比，學長背著他的直排輪鞋手拋著樂樂棒球徑直的向我們走來，教練今天雨下好大啊！他那爽朗的聲音夾雜著雨聲在穿堂迴盪著，那是我與他的初相見。</p> <p>之後的社課都是大晴天，在夏天毒辣的陽光照射下，戶外彷彿是巨大的烤爐，令人頭疼的是社團時間是下午一點半到三點，每每才剛開始暖身汗水就像斷了線的珠子，順著臉頰往下流。雖然小時候自學過直排輪，但因基礎功不扎實導致練習時頻頻被倒追。一次又一次一圈又一圈，每當被超過時我總想再加把勁跟上大隊，接著就是體力與意志力的拉距戰。順帶一提，我們社團暖身排隊順序結合了耐力與爆發力，綜合能力越好的越靠前，而排在最後的我總好奇前面的人何來源源不絕的精力，暖身最後幾分鐘不僅衝刺完成，甚至連休息時間也在一旁追逐嬉戲，搞得在後面大口喘氣的我直困惑，就這樣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我的注意力時常落於這位總在社團暖身時帶隊的學長身上。下午一點二十五分他會騎著那台亮黃色自行車從路旁轉角出現，頭戴鵝黃色自行車帽，帽子上貼著一張張每場比賽疊上去的號碼牌，腳踏車習慣停在練習場旁的機車格，樹下的長椅是他的固定座位，也是我常常回頭看的方向。不僅帶隊，帶操、連示範動作教練都請他幫忙，學長直爽朗的個性偶爾也會當眾吐槽教練令我們哄堂大笑，這使原本炙熱難耐的練習多了幾分趣味，風在一片笑聲中又重新活了起來，吹下的落葉飄過他臉龐，那一刻他側身扶腰，大笑間露出一排白牙，陽光彷彿都被學長的笑容收斂再一起釋放，耀眼而美好。後來我只記得去社團前會格外不自在，倒數著星期六的一點二十五分，看向路旁的轉角。</p> <p>聽其他人說學長還會利用時間到鹿港的菁英隊練習。學長畢業後能力提升的我也去那裡練習過，但是訓練程度和社團相比差異實在太大:200公尺19秒並且堅持十五分鐘，光要跟上隊伍我就顯得格外吃力再加上車程往返路途遙遠，累的我直乾嘔，這不禁讓我對當時能堅持下來的學長又多了幾分敬佩。同時學長會將學到的技巧與訣竅同教練討論、商討出適用於社團的方法，看到姿勢錯誤的學弟妹也不吝嗇上前糾正、親自示範，他的休息時間沒有一刻停歇。在我看來學長於社團是耀眼的存在:暖身時永遠的排頭、社內比賽穩坐</p>	

第一、笑話出奇的好笑就連教練問話回答都需要他當暗樁。我想社團裡應該沒有人不認識他吧!他是團內的開心果更是帶領著我們一路進步的”老大哥”。

因為就讀同一所國中，在校園內當然也有機會見面，可惜我們學校將不同年級的教室分成獨立三棟，校方嚴厲警告不能跨棟，基本上沒什麼特別的事我們也不會這麼做，所幸各處室與三年級所在同一棟大樓，於是我就利用每天副班長要到學務處填寫出缺席的機會，和朋友一起繞到2樓317教室門口悄悄地瞄他一眼，但是常常因為太緊張導致甚麼都沒看到就走過去了，到後來每天和朋友繞到317已經變成例行公事，至於那天有沒有看到他好像也沒顯得那麼重要了。

在學校時還有讓我很期待的時刻，那就是中午集合。每當要參加比賽前校內負責的老師便會在中午吃飯時廣播直排輪社集合，廣播一響聽到熟悉的聲音，我壓制不住上揚的嘴角，連午餐都吃得格外匆忙，因為在午休時間加上學校沒有裝冷氣，天熱的連蜻蜓都只敢貼著樹蔭處飛，衣服上沾滿濕了又乾的汗水，濕濕黏黏的空氣參雜著汗水與老師低沉的聲音、喃喃念著比賽報名的注意事項，昏昏沉沉的午休很難讓人想特別出來，但是一想到能在練習以外的時間看到學長，我午飯簡單扒了兩口，儘管還沒到表定時間還是拉著朋友一起三步併作兩步的跑去集合了。我一邊和朋友討論老師襪子搭配拖鞋的奇怪穿搭，一邊偷看坐我對面的學長，他也和他的朋友聊得很起勁，談笑間又露出了他的大白牙，眼睛像月牙般彎起細細的笑眼中閃耀著如鑽石般的光芒，他慵懶的坐姿正適合這令人發懶的午後，整個午休我都在好奇他們在聊什麼，至於老師交代的注意事項混著蟬鳴被熱到嗡嗡作響的腦袋當成白噪音了。

賽前幾次社課，按慣例我們會到比賽場地訓練，十分鐘熱身到後來我依然體力不支被倒追，明明剩兩分鐘了我咬牙堅持著想跟上大隊，學長再次領著大隊慢慢接近我時他說了句加油加油，瞬間激動的內心使身體裡湧出許多能量流竄到每一個細胞，原本笨重疲憊的身體化如羽毛般輕盈，因為他這句話我努力跟上隊伍直到暖身結束，片刻休息後不再大口喘氣，但心跳依然怦怦大聲地跳個不停。到了比賽當天，我們學校的參賽選手有一個休息區，我原本想著可以在休息區內看見學長，但是整場比賽下來我滿眼找他到幾乎快看穿了比賽場，但除了點名時看見他將他那長長的劉海束成一小搓在頭頂，其他比賽時段幾乎不在休息區內。終於輪到他上場比賽，各就各位 預備 砰 隨著比賽槍響我看著他衝出起跑線，我連呼吸都亂了規律甚至比自己比賽時還緊張，一圈...二圈...鈴鈴鈴學長不意外地奪得第一，場外的我既開心又替他感到驕傲，或許他永遠不知道場外還有人這麼替他感到開心吧!

自從開始關注學長以來，關於每一次社課發生的事我都會順手寫在日記本裡，例如有一次學長意外得知我哥哥的妹妹也在社團裡，而那個妹妹也就是我，個性大喇喇的他便一個個女生好奇的問你是阿瑋的妹妹嗎?只見他離我越來越近，我甚至還沒想好要怎麼回答，他便滿臉笑意地走到面前，還是那句你阿瑋的妹妹嗎?我先是愣了一秒然後微微地點了點頭，他隨即雙手一拍說道:「太好了，男的帥女的美」。說實話當時的我還真的不太好看，體重到達人生巔峰、皮膚被烈陽曬的發黑、練習後凌亂的頭髮再加上滿頭汗水，那狀態叫一個狼狽。「女的美」縈繞在我心頭良久、幾個夜晚輾轉反側，不確定是他真的覺得好看還是我自作多情，但也是這簡單的一句話打動了我想變漂亮的初心，終於在學期快結

束時回到正常體重，臉型不再臃腫、練習時也知道在烈日下需要塗防曬，暖身慢慢的能完整跟完十分鐘，漸漸地一點一滴的進步不再是吊車尾了。

晃眼又夏，不經意的一瞥已經隔年。鳳凰花開迎來了畢業季，那年夏天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林志炫的「鳳凰花開的路口」，現如今每當聽到這首歌，思緒被拉進時光漩渦隨著周圍的時間齒輪緩緩倒轉，彷彿置身於當年的場景。畢業季午飯時間校內廣播播放著一首又一首的畢業歌，和我同社團的朋友也知道我對學長那不明所以的情感，當他們乍聽到我想送學長畢業卡片，並看見手上早已準備好的禮物，於是大聲嚷著說趁現在有音樂最合適了，雖然我在家已練習了數次怎麼給卡片比較自然但沒想到這一刻來的這麼快，心理還沒準備好的我推辭了幾句，接著便被一群女生不管不顧的拉著直奔三年級那棟大樓，更貼切的來說是被拖過去的。說來那畫面也好笑，到了317教室附近我被一群朋友圍著，其中一位和我說別怕我去看看他在不在教室，說罷便如做賊般偷偷摸摸的蹲守在後門，不一會兒她著急忙慌的說學長要走出來了，果然他從前門踏出了教室，我從後面一路追趕，但他步伐實在是太敏捷直到一樓草地我才追到，我鼓起勇氣和他說：「學長，畢業快樂」他好奇的低頭看了看禮物，隨後又看向了，眼中填著笑意

學長：「哇 謝謝！」

頓時間他笑出了聲，正巧一束陽光照在他泛紅的雙頰上

接著又說：「學妹 你是幾班的阿？」

我不好意思的說：「我是一年9班的」

學長：「好 那我畢冊再拿去你們班給妳簽名」

他接過禮物後便笑著轉身了，我的朋友們從後方向我圍了過來，「怎麼樣他說甚麼」他們好奇的追問，開心和激動如決了堤的洪水，浩浩蕩蕩地從心理湧出，歡喜之情轉為淚水忍不住從眼眶中滑落，滑過了勾起而顫抖的嘴角，這也是我唯一一次因開心而哭的經歷。那天中午陽光高掛在天空，曬得人心裡暖暖的，幾位女孩踏著綠油油的草地，歡歡喜喜的走回了教室。等畢冊的這幾天，每到下課我便站在走廊上最顯眼的位子低頭望向一樓的空地，在來來往往的人群中找尋學長的身影，等阿等，等過了下午又等過了一天，左盼右盼還是沒有盼來學長，突然間不知道哪來的勇氣拉著朋友直接找學長簽名去了。

我抱怨般的咕噥著：「你怎麼沒來 我都沒看到你」

他睡眼惺忪的撓了撓後腦勺說道：「抱歉啦 這幾天忙畢業海報設計」

學長邊說邊拿出畢冊讓我簽名，簽罷我以為結束了蓋起筆蓋，他又拿出一本畢冊

我好奇的問：「這本是...？」

他說：「這是另一位和他同班且和我們同社團學長的畢冊 怎麼？」

你忘記了嗎？」

啊！我當然知道那位學長，但從來沒想過要給他簽名。

簽完兩本畢冊後我猶豫再三，還是決定向學長提出邀約

我吞吞吐吐的說：「學長 你直排輪這麼厲害，暑假能不能約一天教教我們這些學弟妹們」

這句話是我在紙上打了無數次的草稿，說出去當下深怕被拒絕，沒想到他立馬爽快的答應了，答應的當下我的心繃的緊緊的深怕是錯覺。

當天沒有勇氣的我當然拉著哥哥一起去赴約，我們習慣性的提早十分鐘到，穿好鞋等

待學長的那幾分鐘我興奮的心沒有片刻安寧，雀躍的跳動著、顫抖著，難以自持，下午一點二十五分學長再次從轉角映入眼簾，和往常不同的是他帶著朋友還有同社團的表妹，也就是我的學姊一同出現，滑稽的是那陣子學長似乎正在學習滑板所以沒有下來直排輪場，停好車便到一旁空地與朋友滑起了滑板，想當然和他也沒有講到話，幸好有學姊陪我們一起練習、聊天才不至於那麼尷尬。至於學長他沒有忘記約定前來赴約我便心滿意足了，說實話我和他交集不多，不熟悉也是理所應當的，那時不知道哪來的勇氣約他出來，我想他現在連我是誰都不知道吧！

學長畢業後，我繼續留在直排輪社，在一次次的訓練中突破體力極限，漸漸地能超越原本排在我前面的同儕，慢慢變成社團裡數一數二的帶隊者、成為女生中速度最快的領隊，暖身時站到了當年學長的位子，帶領著學弟妹滑過一圈又一圈，依舊還是那熟悉的十分鐘，比賽得獎名單上也終於有了我的名字個人賽、團體賽，一面又一面的獎牌，可惜的是學長已經畢業，當年技不如人的我不敢與他搭話，到了畢業前夕才敢送出禮物，現在有底氣和學長分享時他卻早已離開社團，或許...是那份膽怯才讓這懵懂的青春添了幾分遺憾吧！

你說人們沒有相約分別後多久會重逢，那還真說不準。我本來以為學長會如同那年暑假一樣，與他相關的回憶封存在心裡再也不翻騰。國三時一個平凡外掃的午後，發懶的我們拿著竹掃把在紅磚頭上意思意思揮了幾下，抬頭間看見遠處夕陽餘光下那熟悉的身影，身形依舊那麼挺拔，但與兩年前不同的是綠色的高中運動服取代了原本橘色運動服，在一片橘的校園中他還是那麼顯眼，學長站在他班導旁聊天，我何其幸運剛好能遇上，他距離外掃地有一段距離，人在遠處顯得小小的聲音幾乎聽不見，他與老師談話的畫面對在遠處的我而言那只能用默劇來形容，但鑒於學長對我不怎麼有印象我也不好上前打招呼只在旁默默的看著他，直到鐘聲響起我不得不回教室。

高中時我有了手機、有了社交帳號，創帳之初先加完了一輪周圍好友後再次打開社交軟體輸入學長的名字，翻了翻他的近況：

國中畢業後學長開啟了徒步環島之旅，每天的經歷與感想都會發佈於貼文內容既好笑又發人深省，每一句話都帶給困頓時的我方向與無限勇氣，他就像北極星，是迷航時的參考座標也是我追尋的方向，就如同當年我望著在排頭的他努力想跟上一樣。看罷我忐忑的送出交友邀請，一連好幾個月手機的另一頭都沒有回應，我不抱任何期待的取消又發了一次，終於！一天晚上接受邀請通知彈出螢幕，學長，這是我等了四年似乎能證明我們的青春曾經交匯過的證據阿！

大一那年寒假我回到了往日的練習場，換上直排輪鞋滑行在跑道上，獨自一個人享受迎面而來的微風，那天天很藍、陽光依舊燦爛，學長常坐的長椅靜落於樹蔭下，機車格內沒有那輛熟悉的黃色自行車只有我騎來的機車獨佇於空蕩蕩的停車格內，我和以前一樣一圈又一圈的溜著，角落的落葉、被撞歪的鐵欄杆、地上的磨痕等，練習場每個角落都有屬於我們的故事，滑經每個角落時回憶如一幕幕的幻燈片，連聲音彷彿都從耳邊傳來.....

梧桐樹上聒噪的蟬鳴，回憶起了那個夏天，我對你的思念沒有人為我們敘寫，回憶起來的也僅僅是在那個夏日，微風把那位少年的髮絲吹亂，時光的河入海流，幾度花開花落，有時快樂有時寂寞，很欣慰生命某段時刻曾一起度過，阿育我們的故事有緣再續寫

吧!

